

□陆源

妈妈打电话问我：缺钱吗？
普通回答是：缺钱了跟你说。
文艺回答是：妈妈，请记住，你儿子永远不缺钱，但你如果寄钱来，我当然收下。

钱，十分敏感的话题。又或者，钱作为话题，母子之间的话题，未见得有想象中那么敏感，只不过它非常实际，而作为话题参与者，我本人十分敏感，偏又不那么实际。讲白了，大学毕业快二十年，我一直薪资菲薄，挣得很少，没攒下什么钱，何止没攒下什么钱，还问人借了些钱。而且，出于某种禁忌、迷信，我三次拒绝了无缘无故的资助。

说一千，道一万，我没钱，自始至终没钱，妈妈知道，我知道她知道。这一点，我与哥哥不同，哥哥如今能言善辩，却始终保持着某种沉默底色，让人捉摸不透，尤其让妈妈捉摸不透。

比方说，哥哥从不谈工作，他一向自己管账、理财，大权在握，料理家务事井井有条，而弟弟的做法是将收入全数上交，银行卡夫妻共用，网购至今只买过书，也只会买书。

毋庸置疑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所以妈妈不得不双线处理两种母子关系，两种婆媳关系。想必她乐在其中吧？我平时根本没工夫关注这些个鸡毛蒜皮，此刻思及落笔，又觉得自有一番情味。

总而言之，鉴于各人现实，妈妈的大部分好奇心仍需从小儿子的生活和际遇中获得满足。她不愿看到我太辛苦，她盼念我某天幡然醒悟，早上一起床便痛改前非，悔过自新，从此甩掉“孤寒”的恶名，懂得与人好好相处而省些气力，头发少白几根。

我毫不留情地打破了妈妈的幻想：这既不可能，也没什么用，你整天笑嘻嘻，混个半饱还行，想上桌吃主菜，未免痴人说梦。

而妈妈希望看到，由衷地希望看到，有朝一日，我通过文学创作，名利双收，发财致富，乃至混个一官半职，步步高升，改写小布乔亚的卑微命运。

狐朋狗友不时刺激妈妈：瞧，作协主席先生的作品获奖了，作协副主席先生的作品改编成影视剧了。妈妈，别听那些话，作协主席、副主席跟她们八竿子打不着，她们妒忌，她们扯东扯西，含沙射影，欺你良善。

可妈妈又说，外公对儿女们讲过，行走世间，钱是胆，不管怎样，得存下些钱，得有积蓄，当作胆！……啊，妈妈，亲爱的妈妈，第



昨晚， 妈妈打来电话

受到母亲不断打来的电话产生的创作灵感，作家陆源创作了一部自传体小说《昨晚，妈妈打来电话》，细腻描绘了两代人及同辈人之间交织的情感网络，展现了母子之间情感的复杂性——既有亲情的温馨，也有代际的冲突，以及最终的理解和释怀。

陆源说，“无论如何，保持通讯，仍旧是母子之间的最大公约数。我决心永不停止同妈妈说话。”其实打电话聊什么内容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情感得以流动，关系得以深化，彼此的联系更加紧密。

这个周日就是母亲节，阅读完这篇文章，不妨给妈妈打个电话吧。

一百零一次，我该如何回应？第一千零一次，我该如何表达？是须采用陈氏强辩，还是宜报以陆氏沉默？妈妈，你小儿子研究生读了财政学会计电算化方向，毕业论文探讨房地产企业的纳税筹划问题，他妄图指点房地产老板，教他们怎样转移利润，怎样捂紧钱袋子，不让火眼金睛的税务局官员

轻易得手，取千百万税款有如探囊取物……扯远了，妈妈，我意思是说，切勿同她们一般见识，中了圈套，你小儿子不是个蠢货，又或许你认为，他是个蠢货？请问蠢货怎么写小说？写小说岂是蠢货能干成的事业？……妈妈，你小儿子走上文学这条路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这条路不好走、不好走，每天

得死多少脑细胞啊，深夜写作……妈妈，别担心，我不是阿黎表哥，不是阿洋表叔，不是陈家的老少爷们！……更何况，跟遗传基因无关，大师说过，文学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！……什么，哪位大师？妈妈，你不要管哪位大师，不要管是洋大师还是土大师，是活大师还是死大师，甚至说这话的家伙究竟是不是大师，是一流真大师，还是三流伪大师，统统没关系，光荣不光荣，荆棘不荆棘，也统统没关系。妈妈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大概天命如此，天命不可违？……什么，你是唯物主义者，你不信天命？妈妈，不信天命很好，非常好，其实我也不信天命，开个玩笑而已，反正你别再劝我考公务员，我也不打算考博士！……什么，你支持我考博士，赞助我生活费？妈妈，请记住，大师说过，我永远不缺生活费！……妈妈，我不去找八叔公，不去找三六一十八叔公，也不去找什么作协主席先生，什么作协副主席先生，找不上，没人搭理你，妈妈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！……妈妈，我有本新小说快出版了，终于快出版了，妈妈，它写得好极了，你信不信，它铁定一炮打响……

就这样，十几年来，借由白天黑夜的一通电话，借由远隔千里的欢笑和泪水，我安慰妈妈，也安慰自己。或者也可以说，陈家小女身在南宁，颇有参与感地见证了欣快症儿子人在北京而无视风雨的文学之路。

妈妈一向认为，我天生反骨。从小到大，“反骨仔”这词我听了不下九千遍，至少九千八百遍。看来我不单孤寒，还反骨，简直自绝于人世。

妈妈说得对，我反骨，硬颈，不听话，三分钱鸭头得张嘴，我跟父母一次次吵架，顶撞他们，屡屡顽抗，我羽翼渐丰，越战越勇，我叛逆，犯浑，远走高飞，把他们好心好意的劝告当耳旁风，把他们饱经沧桑的人生智慧一脚踢开，更有甚者，我岂止不受良言，还偏要反其道而行。

可是，实话实说，这二十多年来，大凡有什么好事情，甚至算不上什么好事情的事情，我依然第一时间通知妈妈，几乎迫不及待，想让她高兴高兴，不，主要是想让她安心，因为在妈妈的价值序列里，安心无疑在高兴之上，而真正的高兴也无非安心。

有时候，我先向爸爸传递消息，不是因为我更重视爸爸的感受或情绪。父子关系属于另一个维度，完完全全属于另一个维度，

在此按下不表。之所以先向他传递消息，只因为某些事情，离妈妈的生活圈子太远，对一个多年炒股的老妇人来说太虚渺，我唯恐她不能透彻理解其意义，从而低估了它们，从而低估了小儿子作为文学怪胎在尘世间钻天打洞的扎硬本领，从而不得安心。我指望通过爸爸，通过这个多少还有一点儿眼界的犬儒知识分子，让消息得到拆解、分析、梳理，我指望爸爸富含尼古丁的脑汁如反刍动物的胃液一般，将繁杂且致密的消息好好发酵发酵，提炼提炼，加工加工，以酶化作用使它们升华，变成一颗颗昂贵的象屎咖啡，总之是搅拌一番，折腾一番，待爸爸吃透了事情本质，再由他自己组织语言，娓娓向妈妈转达。

过去几年，有那么三五次，我打着如意算盘，喜滋滋等着妈妈来进一步探听详情。谁知左等右等，等不到妈妈电话，忍不住一问，这才知道爸爸收完消息，转身就下楼买彩票去了，根本没跟她谈。

像布鲁诺·舒尔茨笔下的父亲雅各布一样，爸爸也日益沉湎于自己的世界，而我们往往称此为老糊涂：老头子嘛，老糊涂了，司空见惯，实属正常，无须大惊小怪。

于是乎，灾难发生了，我只好在此莫名其妙的仓促状态下，在妈妈不停打断、插嘴、抢着发表意见或提供建议的艰难情形下，奋力讲解我近期的种种进展，或者进步。这样的时刻，简直可悲透顶，我几乎气急败坏。妈妈，什么直达外国语学院公共汽车的，别再提外国语学院了，跟外国语学院不搭界！……妈妈，你不要瞎出主意，只管听着，不是那样一回事，不是，跟文学院也不搭界……妈妈，没这么轻巧，谈何容易，得一步一步来！

（作者为作家。本文节选自《昨晚，妈妈打来电话》，题图郭文媛）



《昨晚，妈妈打来电话》
陆源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齐鲁晚报

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

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.1克。

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